

晚安，何醫師

文／吳戈

何照雄醫師走了，雖然我們都知道何醫師患有末期的胰臟癌，但當他逝世的消息輾轉傳來時，還是引起很大的震撼與很多的嘆息。

還記得幾個星期前，我正處於心情的低潮裡，在這哀樂中年、事業、智力、健康與企圖心都遠離高峰，我面臨著生涯的轉捩點，不知如何取舍。何醫師的一通電話使我有雨過天青的感覺，電話中他生氣蓬勃，不叫苦、不喊痛、不怨天尤人，他刀照開，嬰兒照生，日子過得滿滿的，絲毫沒有臨終病人的氣息，他還從不同角度替我設想，給我很大的激勵，沒想到，沒多久他就走了。我也是醫師，當然知道癌症末期病患在臨終前幾個星期所能感受到的，刻骨銘心的苦痛、失望、絕望，對死亡的不可知世界的恐懼，埋怨的人應該是他，絕對不是我這個活得無聊的人。何醫師去得突然，我竟然沒有機會問他，他從什麼地方得到力量，能和平地面對死亡，能熱愛生命，即使去日已無多。每次想到這件事，我都覺得很慚愧，從此不敢再向任何人提起退休的事情，我不知道來日我能不能像何醫師那樣地擁抱死亡，但我要像他一樣地熱愛生命，只要一息尚存，一定努力，勇敢地活下去。「醫生」不只是一種職業，也是一種概念，一種「生活」，醫生能從事業的尖峰時刻轉進，卻不能從生活中退出，這是醫生的權利也是義務，何醫師留給我們一很好的典範。

我認識何醫師卅八年了，六年同窗於北醫草創時，那時學生很少，大家都生活在綿密交織的小團體裡，我們有些共同的愛好，我們都是美的杏（Medicine）畫社的創始會員，辦綠杏時他也幫了很多忙，醫七一齊在三總，在那狂飆的一年，我們是室友、戰友，也

我不知道來日我能不能像何醫師那樣地擁抱死亡，但我要像他一樣地熱愛生命。

「醫生」不只是一種職業，也是一種概念，一種「生活」…

跟同一個護士出遊過，後來我們都選擇婦產科，同樣在遠離都市中心的地方開業，我們好幾次一齊出遊過，像大峽谷、加勒比海、花東海岸，他的大兒子跟我的大女兒同齡，當小兒科醫師的何太太，有一陣子好像很喜歡我的大女兒。卅八年來我們生活軌跡好幾次交集過，我們卻始終不能深交，而何醫師說走就走了，是人生憾事。我們都很欣賞何醫師，他有才華、有卓見，比起他，我們這一群只少他一、二歲的同學，竟顯得很膚淺且毛躁。記憶中，無論在任何困難的情況，他始終沒有失去自制過，不發脾氣，不罵人，不埋怨，也因而不太知道他的內心感受，覺得很難親近他，何醫師是絕對值得深交卻很難深交的人。我真想多知道他，但覺得假以時日，我們會成為知友，可惜，何醫師走了，時日不再，多麼無奈。

何醫師有一天感到胸痛，照了X光，發現多處肋骨骨折，進一步檢查，證實了末期胰臟癌，之後，他帶愛妻去巴里島二度蜜月，又先後替他太太與岳母做了子宮切除術，在三十年同學會上，他帶去許多的照片，與同學們再享昔日快樂時光，又送給同學們很多禮物，多年來他們夫婦在醫務上收入豐富，他又在股市上收穫良多，四男一女不是醫生就是博士，何醫師的一生可說是根據他自己的精心設計一步一步地完成的，他活得圓滿，走得也無憾。

晚安，何醫師。

（編按：作者吳德三醫師為北醫校友，現旅居美國。此篇為吳醫師追念故友所作，交由綠杏55期刊出，字裡行間，情深意重。）